

## 亲爱的书店

黄颖



高大帅气的导购小哥哥立马伸手帮你拿下来。

而且最重要的是,逛其他任何的商店,钱袋只有出的份没有入的份。而只有逛书店,却让你有大赚一笔的感觉。这个下午,你读了一本书,你就“赚”了这本书的钱;读了两本书,你就“赚”了两本书的钱……,读进脑子里

的东西谁也拿不走,而且永不过时,还有什么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?

没有人会觉得你在书店待的时间太长了需要付费。如果你腿脚腰背还好,至少够让你在书店站着、蹲着、斜靠着……各种你能想到的姿势轮流来一遍;当然如果你“脸皮也够厚”的话,你完全可以在书店的付费咖啡区享受

一下午悠扬的音乐,选一个最舒服的姿势,找一本最爱的书,来一场免费的精神会餐,一般情况下店员并不会虎视眈眈地盯着让你消费。当然,如果你实在不好意思的话,那就来上一杯咖啡,物资和精神双重享受,并不亏。

所以,亲爱的书店,我们继续有约!

### 一个有思想的人

——读陆永建《飞翔的痕迹》

傅翔

第一次读永建的散文与散文诗,读着读着,一篇篇短小精悍、意味隽永的短章,一首首吉光片羽、耐人寻思的诗行,顿时飞翔起来,萦绕到脑海与心尖,久久无法散去……

我一直在捉摸:是什么,让永建这样的公务员拥有了飞翔的翅膀?是什么,让永建如此聪慧而多思?是什么,让永建出淤泥而不染,持守着高洁的情操与灵魂?

他几乎是横空出世,用他思想的闪电与光芒,深深地刺入了这个时代的心脏。他是如此深邃、如此明亮、如此高昂,以至于万物苏醒,生命勃发,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辉。

在他走过的地方,在他驻足的瞬间,他用生命点燃,用崇高铺路,用理想寄望。一首诗行,一篇短章,一句格言,这就是永建飞翔的痕迹。

他是个诗人,更是个哲人;他是个游者,也是个过客。他知道生命的意义,知道人生的始终。他走过,看过,摸过;他听到,想到,得到。这就是公务员永建,诗人永建,一个有思想有信仰的人。

### 乘物以游心

哈雷

近年来常听到陆永建的名字,不是在政界,而是在文坛,是最近涌现出来的文政兼优的作家。“公务员写作”这已成为福建省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。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,在喧嚣和浮躁的环境下,大部分人追求物质的东西,这也是一种常态。能静下心来思考,追求精神上的东西,已属不易,写东西的人就更少。写作是一种苦熬,尤其对于享乐主义的人更是一种苦役。我认识的一些公务员,在很严肃的党政部门工作,一天繁忙过后,能关起心门来写作,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一些很独特的东西,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人心中是有信仰的。他们与一般人不同,他们的内心持守和清洁,使他们在职业上会有更好的作为。此外,对文化的理解、对历史的理解,在城市的建设中,在行业范围内,将人性的、文化的元素融入日常工作中,把所辖的城市、行业和谐推进和发展。

在这里首先祝贺永建兄的摄影散文集《飞翔的痕迹》出版发行。我一直以为,所有的艺术中,摄影家更接近自然,更本真,更少偏执的性格,更具艺术的气质。因此能把摄影和散文相结合,我很佩

服。我的一些纪实性的散文需要别人提供摄影作品来增加色彩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写过几次稿子,都是因为先有好图片,然后让作家去采访创作,文字变成了图片的附属品。永建能够在繁忙的公务中超然于上,静下心来,到自然中去发现自然、人文之美,用镜头去寻找,用文字去感悟,出版了这本图文并茂的散文摄影集。

刚拿到书我只看了序言、后记,感到永建对生活、对社会的理解与我很相通,引用泰戈尔的那句话:“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,而我已经飞过。”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,这实际上一种对人生追求的某种境界。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达到怎样的目的,只是走过而已,对个人来说,走过是非常重要的。这让我觉得和永建兄心灵有很相通的东西。他还提到的“乘物以游心”,能达到这么一种境界,很不容易,我微博的标签也是这句话。他还说到快乐是人生追求的目标,我很赞同,在我的杂志社里,我提出“快乐工作、快乐生活”。他还提到人生“在路上”的感受,我也曾写过一篇电视散文“在路上”,其实这是人生的一个永恒的感受,我们每个人都在路

## 记忆深处的苦麻

李思华

以后,还在勒疼着农家孩子记忆深处的某段时光。

而苦麻,善解人意、熟稔“民以食为天”古谚的苦麻,播种于谷雨,却成熟在农闲时节的初秋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物质高度匮乏,当苦麻长了两米多高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孩子,便急不可待地提着篮子,采摘苦麻嫩叶,边采边玩,唱着跑调的电影插曲,真是惬意!油炒苦麻嫩叶,是我们孩提时代的一道美食,那一种清香而又微苦的味道,几十年后依然口齿留香。收割苦麻和剥取麻皮是件苦力活,单家独户断难完成,当年乡风淳朴,亲友们相互热心帮衬,不取丝毫报酬。晚饭后,一家老小和帮忙的亲友,拔好捆好近四米高的苦麻,扛到家门口前的空地上。我们几个孩子,负责细小苦麻的剥皮,大人们则两人一组,一人拿着麻棒,负责麻头,另一人负责麻尾,两人配合默契,喊着号子,一顿、一划、一甩,刹那间,麻秆麻皮兄弟分

家,麻秆嫩白,麻皮绿黄,我们几个孩子深感神奇,却不知这一顿一甩之间,大人们掌心又厚又硬的老茧,更硬更厚了。事情忙完了,已近深夜,母亲拿出几个农家小菜和几毛钱一斤的地瓜酒,招待亲友,我们几个孩子,一人一碗绿豆汤,喝着津津有味,此时,山村静谧,月光皎洁,夜色也更浓了。

待麻皮晒干,浸泡在池塘里一段时间,沤熟后捞出,再晒干制成麻胚,最后一道工序——打绳,是一件技术活,借助简易的木制工具,需三个人共同操作完成,这样我和弟弟常成为父亲的小帮手。我力气小,负责摇动固定在长凳上的两个摇柄,弟弟负责另一端固定在一根木棒上的一个摇柄,父亲手拿一根筷子,放在两股麻胚之间,从一头向另一头缓慢均匀地移动,刚开始,因摇错方向或没拉直麻胚,所以或结不紧绳子,或结出的绳子疙疙瘩瘩,粗糙难看,几次磨合后,父子、兄弟同心,心有灵犀,粗糙的麻胚便华丽

转身,变成了结实、匀称、美观的麻绳,我的耳边又一次响起了父母和老师谆谆教诲的至理民谚“打绳双头紧”。

晒干后的麻秆,除了一两捆放池塘里,沤熟晒干后作火捻,其余被随意丢放在墙角。在那买不起玩具的年代,小小的麻秆成了农家孩子眼中的宝藏!我们手持用麻秆、铁钉、橡皮筋制作的手枪、冲锋枪,学着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模样,在树林里尽情地玩起了捉迷藏和追击游戏。我摇着用麻秆、火柴盒、橡皮筋、筷子做成的摇鼓,学着摇鼓货郎的模样,吆喝着穿街走巷,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:“这孩子、这孩子……”那欢声笑语溢满我艰辛而又幸福的童年时光。

而今,几十年过去了,苦麻早已淡出闽南人的视野。我怀旧,但我绝不会扔掉手中结实方便的尼龙绳,去寻觅芳迹已销的麻丝。我深深怀念的,是乡村生活经历中,一种挥之不去的人间真情。

## 墨香武荣

主办单位: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**黄霁颜**,字容甫,号后湜、湜庐、寂言、顽愚墨川中人。1996年生,南安水头人。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硕士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青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、南安市书协副主席。

### 品评

### 谈谈黄霁颜

张翔宇(福建书协会员)

我一直觉得书法圈是个男强女弱、男多女少甚至说有些重男轻女的环境,而霁颜的出现,打烂了我这种刻板印象,甚至有时我都感到有些敬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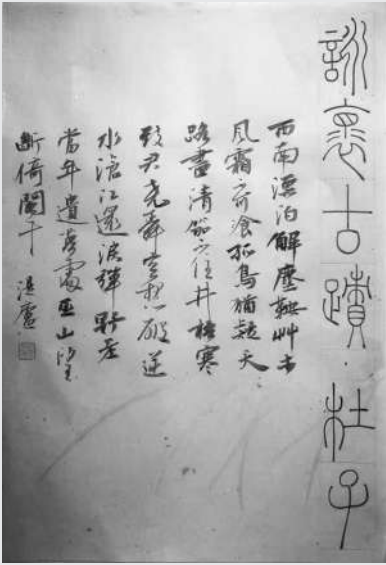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前还是兴趣班小透明的我,看着她备考南安一中的书法特长生,然后我也一起踏上了书法这条贼船,来到杭州考学。今年我们又一起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毕业了,简而言之,我是看着她长大的,所以我十分了解她。

作为一名书法专业学生,她是个闷声发大财的角色,我还记得当年她冷不丁掏出几千字的本科楷书毕业创作,面无表情地告诉我昨天因为太累了写得老泪纵横,最后她获得了毕业创作的金奖,还顺手把优秀毕业论文奖、考研第一名给包揽了。硕士期间她再次拿走了优秀毕业论文奖,又把国家奖学金、校优毕业生、浙江省优秀毕业生给包圆了。她还取得过其他很多不错的成绩,却也不张扬,甚至毕业后还为了撰写简历感到苦恼。

“我觉得那些没什么,比我厉害的多了去了,不好意思往上写。”过往的成绩对她而言固然是一种激励,但她更关注比自己优秀的人,更在乎如何超越自己,这是一种说不上好坏的压力和动力。

霁颜说篆刻是她的老命,这里面估计有一半的原因是她喜欢石头。我的班导师家妙老师常说“人无癖不可与交”,下半句是“以其无深情也”,虽然霁颜声称篆刻是三千宠爱在一身,但她的深情其实远不止在这方寸之间,从她的刀笔留痕、为人处世,不啻的人都感得到她独树一帜的风貌,她的作品是有才华、有巧思、有品格的,虽说来日方长,空间还有,但她从一开始就与所谓的圈内一些呆头呆脑、装腔作势的艺术麻瓜不在一个赛道,所以要走向的终点、能到达的高度也必然不同。而霁颜为人的仗义和侠气,倒也不必多说,我觉得至少她的人品是比才华还要高的。

### 赏鉴



### 书话

没什么好说的,用作品说话。

黄霁颜